十一之三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八四三三號
一六三函
架
八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四三三號
八冊
二七四函
二四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33	
冊數	8（ 6）	
函號	274	19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春秋指掌卷之三十一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江夏秦如鎬十臣參閱

書籍館印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在位三十一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左傳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登成也

【胡傳】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圍宋彭城

【霜山】疆域封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串看不登叛者不成其叛也就聖人書法上說不可說作畀楚追字有味○京少日不得取不得受則河山帶礪依然無恙矣此所謂正與固也所以貞上甚緊要從爾不得字發出所以意義來

○圍彭城　城虎牢　係宋不係鄭　明宋之常有謹王度之意

追書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必斷罪　責鄭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特創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追書宋還係鄭　正王度王制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

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

圍彭城　弓會陳　存邑存國　謹王度合天德

圍彭城　廬吳歸　不得取不得受不與滅不與封　正疆域固封守興滅國繼絶世

合前吳伐鮮虞皆不登叛人

會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厥公作　踊　鄫公作　合

【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專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雖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伐鄭次鄬

指月 近欲辟重耳晉將置下半傳於何地耶且傳是則楚以罪鄭非倒楚以形晉也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相應則舊云予晉以君臣言罪鄭以夷夏言義然為二亦假宋精益二義字總屬君臣裁之大義而當節棄夏從夷有時不貶如辰陵之盟是也作文以晉放義做起就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故不言救次鄬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寔○京少且不以大義裁之緊頂棄從二句假指鄭沾沾於集矢之德而不裁以蠻夏之大義也所以現聞先生欲輕于予晉重發鄭棄從之罪然指月據傳首二句為鄭不當從楚之案未為無識且予晉罪鄭軒輊不得姚說未妥

○○韓厥伐鄭

指月 單主予晉。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呂留二縣

指月 用伐鄭次傳削救邊罪從楚重大義裁之句黨魚石罾[?]黜子辛是救鄭因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令貞救鄭削救筆救鄭從楚不以大義裁之晉遏鄭可謂以義服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也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

庚寅靈王元年

二年 是年夏鄭成公睔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左傳】楚令也主貞伐因彊楚之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譏伐喪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晉宋衛侵鄭

【指見】主大夫稱傳晉宋稱師師衆將卑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鄭困楚令被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提過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睔古困反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秋會戚

【指見】王陳逃傳入卿和睦○京少曰仲孫效謀知武子稱善而諸卿無一牴牾其說者確是和睦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左】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胡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制巖邑也見春秋首卷

○冬會戚城虎牢

指月守土繼世㝡重春秋責鄭意全在此要寫門戶既舉國無可守的景象得衰世意要發參旨定有見險而不能守責鄭不能有二字可味○同人曰文定發一傳卽有一傳之指歸此因虎牢不係鄭而責其失險乃其指歸也從楚不從楚雖未詳及而指月諸本俱云須本從楚說來已滯矣近有謂背華卽楚乃其失險之大者眞畫蛇添足之見愈可笑

合得寶玉大弓分地分器俱重世守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盟
壬二年　三年　鄭僖公髡頑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指月至是岸傳楚棄巫臣是以弱于吳

簡選練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盟長樗

晉月王遂納幣傳志敬飾具句以孟獻子失禮點趣倒知武子知禮作

公至自晉

附左文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午祁奚子赤職之子偏屬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

不易謂多難　耏音而

胡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主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亦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

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竊明胡氏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為此不為彼也絕無斷罪語與溴丘不同作文只就當時時勢辨出個懼楚之同便了單說諸侯不必扯王臣在內楚師在滎陽是後事傳只引來以驗其有戒心非因此而戒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始此〈蔡註〉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袁僑如及盟

循月體楚足專寔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見溴梁傳不可說于他事非幸之　只袁僑如會主雞澤傳

〈附左〉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皆此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宦〉定陳偶服而即問罪于許宜并陳不能保也出張氏註

壬辰靈王三年

四年 是年陳成公午卒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夏戶雅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葢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首三篇鹿鳴之三小雅首三篇也員音云忠信為周言當諮於忠信之人如[illegible]作[illegible]下同

○○豹如晉

旨定主納幣傳志敬節與穆叔不拜肆夏文王歌鹿鳴之三三拜愚意兼禮樂發為是○京少曰兼知禮知樂為當從此何禮也問起詳敘辨樂之等而以知禮知樂兩許之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官命晉官徵發之命司馬謂晉司馬

陳人圍頓。〔左〕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宣〕也〔定〕頓楚與也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燮相類。

〔附左〕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鉏羿本國名既篡夏號日有窮武羅四子皆羿賢臣寒國名伯明其君名也靡夏遺臣事羿者鬲有氏國名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燼遺民后杼少康子冒貪也獸臣虞人也不敢斥尊故告僕夫荐聚也

癸巳靈王四年　五年　陳哀公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猶且正。公在楚傳冬如春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鄫之願須速上四年公如晉出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全李氏〕曾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

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
以偉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發聘

〔指〕凡主李註
伯業之盛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劉氏〕鄫不能守其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鄫以為附庸皆失正甚矣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聘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指〕凡此乃會戚事筭作文當以會戚稱人間起中間只據彼聽好此告期指出一段蓋義光景未證明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云云仍繳稱人 據下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價疑欲主此亦有見

道公作
稱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胡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會為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
聖人之情見矣
春秋之義明矣

〔指〕凡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為主諸侯往會便是主吳皆非
有兩層主是賓主之主非主會也聖人之情見矣句極重
會戚會相合相舉入郢俱一稱人一舉號因其順逆善
惡而待之異就聖意發

公至自會

冬戍陳〔霜見陳迣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愛合戍鄭虎牢慍小逼小以戍之美惡比〕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霜見陳迣傳所云救陳指會鄬事非指此也不可借用郎連戍陳出亦未嘗○同人曰玩亦既勤矣一勤字城棣之救何嘗不包舉其中因指數不盡故摘舉兩頭非獨遺此救也舊說似拘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之故以救陳致矣大全范氏〕

辛未季孫行父卒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庀具也

甲午靈王五年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左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弒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耕小媚之無益勞民矣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墮於帥師墮費其逾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城費

霜月迭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第一件事觀其後云云則今日之城明是箇履霜之漸強私弱公之萌漸與萌字毫看向使官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大抵祖父賢者子孫未必賢即如行父一卒其子孫就節出不忠的事來用人惟世豈不殆哉此又把宿之不忠事以戒後之世官也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是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用味歎語大發于後參旨定群小婚之等句要就中洗發見世卿權重便有一種小人先事逢迎羽翼爲非者

、城費　作三軍　周邑、越禮不度可知矣、

專兵　民不屬公可知矣

合邢臣越禮委權上有漸字萌字下有微字光字　合

城杞宿忠先德不廢先業　合叔弓圍費不忠不恕

秋季孫宿如衞。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指且至陳避傳諸侯又救之命重陳不可背意　加貞圍陳同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從順行衡橫也謂不順道

鄬陽鄬穀作

髡頑公穀作髡原鄵公穀作操

[胡傳]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討者下令國中大伸徹御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出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指月]禮義二字要醒輕字亦要玩晉君方明數句不重晉勢盛乃爲陳畫策正是禮義之事明明易爲者故曰路曰門

合獲燮背伯虐鄰上大伸徹備云云下信任仁賢云云

丙申靈王七年

八年 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指月]王邢丘會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東歸失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指月]見貞載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弗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胡傳]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政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貿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設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
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邢丘

指且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謂後此朝聘皆大夫一傳機括全以受字番擬要得受中之毒出利器字亦緊要正魚不可脫於淵意謹始始字對後此溴梁之會言魯之失正端失君臣之正此句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邢丘　須說得利害分明

作三軍　政權不可委人　文公襄公
兵權不可去公室　周公僖公

合盟宋俱謹始大權大防　合城杞脩先業而委政棄先業而崇私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 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

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綱無成功

隊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可得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耕者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將書使蔡以畀之而公子貞來僞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指且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總之屈服不信只是撓刜不耐用不之意不可據此爲主總是

前日侵蔡不是到今日纔欲言信而不可得故爲犧牲待境之計耳待盟即不信不信故其平不足紀也其能國乎正與保其國相應夫事大公乃失于事晉叛楚無寡而後事晉得安耳非欲其讓于楚也○同人曰不信本于畏諦所謂小國無信也指者晉非謂欺楚是勞完守於信云云費亦良策而子駟得然不顧獨俾待境之謀孫不可曉然此意至伐鄭盟戲傳始露之在此傳只追咎侵蔡耳合貞救鄭不智不義上根侵蔡下根戍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士匄聘

摽有梅召南篇取及時其詩鄭角弓小雅取兄弟婚姻無相遠矣

謂用王遂親偕傳知禮作衡雍之受不
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丁酉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附左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災公作火　雅吾田反　類能隨其能也　方宜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 諸侯伐鄭師于氾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

穆公作繆姜　盛音成

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
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
恃于鄭乃盟而還
【胡傳】鄭之見伐于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曰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
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
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
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
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
魚之會
以美之

○○伐鄭盟戲

【指月】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
軍當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戰而可敝楚與諸侯
之銳有不開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
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然不戰則
自今日始矣只重善于敝楚上不可以服鄭混之悼公知
罃並用須知悼之時楚比桓文時更强但可敝而不可爭
武子見得分明非漫為退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傳者舉其
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
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京少
白待楚至而與之戰無論勝不可必即戰勝豈足屈楚哉
鄢陵鄗敖楚勢益張其明徵矣楚不屈于勝而屈于不戰
之勝善字全要揣時度勢而言之非空空惡戰善不戰也

、十二國伐鄭

【指月】只主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
子駟遂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脩器備盛餱糧等事可
挑講

○○盟戲

【旨定】與
全題同

伐鄭盟戲亳北伐宋善謀敝楚知罃詐謀致晉子展

○○盟戲　蕭魚謀敝楚。誠服鄭○此題舊從合猶龍氏改作傳題今照舊從合

○○盟戲　夾谷以謀制敵以理化強荀罃孔子○此題下傳只有理字自旨定理誥禮數十年刻講章者因仍沿襲致塲屋中承訛者收遵傳者頸則旨定一字之訛寔生厲階也如此類今悉訂正合會夷儀下書蕭魚如下文所貶

〔附左〕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祼灌鬯酒也音灌

〔左傳〕子駟子國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罷戎楚大夫

○○楚子伐鄭

辛盟戲傳〔指月〕晉師不待楚至而即還正其不戰之謀不可云楚伐而不救鄭禍只點起。

〔附左〕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施恩惠舍勞役積音至輸盡也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于柤〔指月〕與鍾離同會戚傳往與之會而主吳正是不能抗處但此當晉悼方盛時講詞須有與盟蓋悼不過欲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偪穀作傅　堇音謹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　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虒音斯　虒彌魯人　縣布以試外　斷斷布也　機本作几　出句偃之間　竊音竊　桑林殷天子樂名　旌夏大旌也　題識也　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〇〇滅偪陽

[指月]見戰郲傳只論將權之重勿作贊詞偪陽楚與國逼吳要地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指月]備戌虎牢傳鄭人從楚固爲不義

晉師伐秦[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十二國伐鄭牛首

〔指〕月至盟戲傳要旨兼用魏絳甚不必齊光先滕只點起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胡傳〕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闔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悼公三 傷之一

騑公穀作斐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還繞也

〔胡傳〕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鑛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諸侯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既卸陁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

牢遠縣于鄭文書楚公子貞師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荆楚之不若也

戊虎牢貞救

[指月]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其意耳作文須就題師阨險以偏意喫緊發揮壁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楚之路爲鄭蔽特發其志在偏鄭不在蔽鄭耳志字極重義不義字正相應夫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偏人一念全無分毫保恤他的意思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係鄭與書救兩書法進例鄭國分地云云是解書法文中不必入講

只戊虎牢單用繫鄭一書法　只貞救以救形戊痛發會荆楚之不若意只罪晉非予楚

公至自伐鄭

○至伐鄭

至盟戲傳楚輒救之而不與戰

[附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晉侯使士匃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匃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右助也　騂旄赤牛底至也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作三軍

【指月】自三軍魯之舊也至是以謂之作論作三軍之實其明年至可知矣是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定又其禍也而兵

必重三家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之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蓄分民為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舍謂舍故而毀作也此盟詛之本言

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鑒二句極重乃聖人書其作舍之正意至此作字

、作三軍　用田賦

兵制變　田制變

一謹權　重本

史克之頌　有若之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舍之侵宋

【指月】後傳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雖指楚鄭伐宋然玩左傳子展語則所謂從于展之謀實始于此此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雖不可便將不信斷罪然純講失謀全不照顧不信亦未是

、舍之侵宋　十二國伐鄭二○鶩。北林　子展　知罃　鄭欲致晉而與之　晉欲致楚而敝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指月此比與三鶩年號字數俱同郎出宜主三鶩作或連公至伐出便有分別主伐而郎至不戰作須用左傳事寔別之。

左傳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悼公三鶩之二　北行而西爲右　還　亳公穀作京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蘊年積穀不公　炎

踣音僕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乞師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每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旣同而又叛也旣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從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褻慢鬼神至于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亳北　伐宋　只楚鄭伐宋同

指月　亟傳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展之謀來盞亳北之載書可謂極重之誓而鄭人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尚有何載書可恃乎

亳北

指月只做鄭服而同盟一句合不可叛意失民略國墜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書同

○亳北　蕭魚盟不足恃誠能感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悝音恢　蠲音捐　軘徒溫反　淳耦也　肆列也　鎛音博　殿鎮也

襄公三　鵂之三

胡傳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諱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

○伐鄭蕭魚

指月駕外只就服貳上見叛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戲傳亦止云楚師遂屈不可誤用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是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可奈何其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起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責鄭正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悼之為誠惟以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

爲至鴐楚可言續服鄭不可言續即鴐楚一邊傳但曰雖
城濮云云原無序續語此傳意只是閒閒敘去二邊俱無
書法（參旨定）傳以城濮結重在序續上○同人曰推誠感
鄭是傳者十分嘉歎處下半傳因楚不能爭而原其所自
以美其續亦極揚詡之辭上下輕重相當或欲以意畸重
者非也但須猷傳語氣莫作板對此係悼公盛業行文不
妨熱鬧指月謂閒閒
敘去正恐未合傳情

○伐鄭　東門

（指月）此與前二鴐不同彼尚用謀此已成功矣魏絳息民
就施舍輸積等言與武于分銳逆來自是二策不得概指
不戰蓄息乃滋息
之息非休息之息

○蕭魚

（指月）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要味歎得出

○蕭魚　夾谷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天下莫大于斯

要從至哉莫大字
体傳者精神

○○蕭魚　陸贄　誠能感人　悼公　禮可爲國　孔子
（合意）如至會申以前鄭不服者二十餘年名陵以前諸
侯不合二十餘年　令越入吳以誠感貳服之久以力
勝人報之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
以攝威之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

○執良霄

（指月）主蕭魚傳催就告絕之使以
洩其忿可見無能爲矣倒吾悼作

冬秦人伐晉

敎作叚　背　㚟叔畧反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庶長秦爵）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二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　蔣金式玉度　參閲

襄公中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是年吳子壽夢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遜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台穀作部　鄆公作運

雷月以六大夫無遂事句斷欲以邦域之中駁定之敢字要發書法重遂字而入字帶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許氏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士魴聘

〔雷月〕〔亨〕悼善持勝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貞侵宋

〔雷月〕〔呈〕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之無能為也與執良霄同

〔附〕〔左〕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吳諸樊遏元年是年秋楚共王審卒

春公至自晉〔左〕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如晉十二　公至

〔雷月〕〔呈〕公在楚傳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之書勞

夏取邿〔左〕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取邿

〔雷月〕與取鄟同

〔附〕〔左〕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邿詩公作

伯游偃字

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窀穸音屯夕猶言長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冬城防（左）書時也於時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冬城防

稍月丘壬城中丘傳雖時亦書何左載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甚確他比不及

壬寅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蠆公作囆後同

吳不德以伐楚喪故

四岳姜姓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若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會向

【指見】全在國體上論宿怙其强而介卿老畏其强而介于卿傳分明責宿老並有責君者甚謨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非罪人將書二卿以譏之

合會伐秦命使往將皆非

犨音亭　亢當也犄基上声角者當其頭犄者執其足踣音僕偃也逷音荻瞢悶也音悶又音蒙青蠅小雅取無信讒言

【附左】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

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我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十三國伐秦

指月 用人委政之失兼殺先縠
溴梁盟二傳用人之失指欒黶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公作衛侯衎 旰古旦反晏也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

蒯文子子巧言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戚河土地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作亂 鮮音 倦

郲音來 狐裘羔袖喻已雖從君出其罪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不多）
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
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
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
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
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
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
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從音縱）
性必不
然矣

〔明傳〕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
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
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何可出也所爲見逐蓋乃
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
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
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

莒人侵我東鄙

〔全〕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
矣是無晉也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
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全汪氏〕楚旣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也

○貞伐吳

〔胥月〕楚不能得志於晉故致怨于吳
與侵宋同亦有借長岸傳棄賢者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旂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宣子借觀之

冬會戚

指月會林父以定衛剽乃君臣大故所係而可委大夫乎見澳粱傳以晉人抑君助臣黜起黑背傳私親意可作東看假羽毛事乃後日貳以賄成之漸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衛殤公剽元年衛始有二君是年晉悼公周卒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向戌聘

指月潛淵傳搭此作戌之賢指責獻子美室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主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指月只不稱使一書法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圍成救至

旨定見救邪傳書所至以罪其怯以齊暴黜起衛侯在齊而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去伐比單主怯邊婁

發聖人仁
天下之情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指〕且玉臨賈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何此孟孫之邑而季
叔帥師以城之者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與役故其
城堅固可守卒爲
魯患而不可隳也

、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
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附左〕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司城子
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鄭人醢之三
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
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
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
爲之攻之富而
後使復其所

別言三人以見同臣獨

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而學鄉而歸之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蘧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胡傳〕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豫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請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指月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然摘寫他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虛論個禮之常議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只歸咎三會未説到邢丘蓋邢丘與三會皆使大夫專之在邢丘傳則以邢丘對湨梁為始在湨梁傳則以三會對湨梁為始況悼公云云是説必然之勢亦是罪悼公語非責平公曰使大夫專之云則三會猶是悼公所使自荀偃怒大夫盟則不待平公之命直由一怒而竟盟矣謹于禮而不敢忽正與常情忽于未兆忽字相應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句重垂戒上不重斷罪

會湨梁

指月此欵後題只把諸侯皆在作案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至同圍齊傳〕〔全高氏〕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三年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全陳氏〕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春秋不

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旨定荀偃主兵而序鄭爲首不以大夫主諸侯正君臣之分〕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主同圍齊傳〕〔左〕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旨定〕〔主〕〔蠍紀〕傳不告方伯

〔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獻子之子仲孫速也陘音刑海陘隘道

閒音閑

鳩集也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牼公穀作瞷

詬音訴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主同圍齊傳〕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主同圍齊傳〕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桃公作洮

左高上無齊字

送紇旅松復還守防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逐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杙音弋　臣閱弟　皐比閱　于比音　瘈音制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爲齊故也[全]高氏邾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附左]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國父白　晳居澤　門子罕　黑色黔　黑也音　琴祝音　呪又如

丙午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是年冬曹成公負芻卒

孛

春白狄來

[胡傳]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之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況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全]劉氏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爲惡矣而未知孫氏逐君之爲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穀作齊侯

【左傳】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奉音捧　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　脰音豆頸也　秦周魯大夫　橁木名　還音旋闔門扇也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同圍齊至伐
指月凡侵伐圍入至同心而匱之也是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至何也以下方說出聖人主意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至上大諸侯之伐大字只如大家大衆一般勿看得太重此伐亦非請命誅討傳止云免其圍齊之罪不是予詞只爲齊環強橫故沮抑之若強橫未甚聖人亦未肯幹旋衆人如此背盟棄好四句一串下重數伐鄰國所謂橫逆強暴也加兵于魯只舉魯一國爲驗耳民神之主也故曰陵虐神主○同人曰天下是非不兩立宜得惡疾者在齊則惡疾齊者可不謂得其宜乎大字必非大家大衆之說詎是大諸侯之聲罪致討耳楚莊滕陳不書取而曰入文定云雖云與之可矣看此則免其圍齊之罪雖道不是予詞要之與諸侯適以罪齊環正所謂沮橫逆抑強暴之意也

○○同圍齊
指月獨于此書同圍便是一經中特筆鄭云不可以書同作書法例泥矣
合圍蔡上罪宜討下伐宜復　滅人滅　合胡豹歸自伐人伐自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指月見殺嘉傳暗合當正以王法意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曹武公滕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只大毋侵小

柯 公作 阿

信 再宿

晉人執邾子〔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至伐齊

猬凡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圍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謂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此句要體貼只就伐上發揮不必混入同心意

取邾田自漷水〔高氏註〕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挾伯威執君取田不已甚乎〔旨定〕圍齊之事至此而畢凌嘉之也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漷好虢反又音郭　癉音旦　瘍音羊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附左〕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以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高唐人殖綽夜縋納師臨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衆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指月]穀齊地乃境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只辨明上意耳收還字

環公作瑗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左]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胡傳]鄭人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左]懼齊也

嘉公作喜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丙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齊莊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指月】歸父奔傳搭
此主孟莊子不改父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左】齊成故也
○盟澶淵
【指月】備長勺傳善師者不陣本【薛註】齊不服于
國而服于士匄之還師脩德來遠豈誣也哉

速公作遬後同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李】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
邾子又取其田邾亦足矣而復伐之
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後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
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
禍而奔從于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
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
出奔楚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
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指月】見殺慶傳欲去其親
而不能保即譖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譖不能辨其
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故稱弟須知與責薄恩不同

黃公穀作光後同

叔老如齊〔左〕初聘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報向戌之聘也。

〔附左〕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巳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與之邑使食漆閭丘

〔胡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而圖昏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二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旨定〕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即前段接我不以義也書法是書名書地舊作特書姓氏為書法誤蓋邾庶其原繫國並

未嘗書姓氏也況傳亦是通論一經下兩明明有書地書名書法乎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責庶其之叛全在以地上責魯之受叛亦在納地上正所謂接我以利而魯入其利也○同人曰有以罪庶其為主罪魯帶發者然玩首段接我不以義句隱隱立兩罪之案益接我雖屬庶其而以利棄義則指受之者言之矣前曰見矣後曰亦見矣斷詞兩平低昂不待辨庶其曰竊邑叛君罪魯曰受叛納地各存兩犯但觀義利云云則地上差重耳若竟撤去叛與受叛一條則使庶其咎邑叛君而魯安受之為逋逃主亦無責乎

夏公至自晉

【附左】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鮮少也 子南公子追舒

秋晉欒盈出奔楚 猶且見沙隨傳須合逐盈已非宜有去後之恩意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桓子欒黶

逸書謩音謨謀也

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設爵位以命勇士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

酎音紂酒之新熟重者為酎

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
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 秋欒盈自楚適齊〇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
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
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
敬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 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
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傳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
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
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
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
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
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
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指 月只不當錮一意巫臣
一段是舉楚子以愧晉
合城杞錮臣而忘世勲念母而忘世業楚其平王分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四時祀以三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畀我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傳 按左氏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指月 借殺慶傳然後能克句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車有障蔽曰藩　使若媵　胥午守曲沃大夫　桓子欒王鮒　固宮宮之堅可守者　斐音非　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隱短牆　鞅拜宣子戎車

胡傳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惡使無所容

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
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爲後世鑒。
指月以盈逆提
起例晉君上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于夷儀傳報朝歌之役。

左傳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
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晉次雍榆
指月見救邢傳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
以罪其慢夫凡救皆當勇往况盟主乎。

己卯。仲孫速卒。

郲邰晉
邑封晉
尸于少
水以爲
京觀蘧
力之反
揄公穀
作渝

左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
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
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
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
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
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
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
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
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公彌鐵
公鉏悼
子紇也
酒樽既
新復絜
滌之所
以示異
獻酬既
畢而通
行爲旅
使與之
齒使從
志子之
禮刻悼
子下
翔音歇
莊子庶
子孝伯
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日有孔子要君語可據作題不妨。

左傳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辟音闢 穿藏也 於臧氏 借人除 葬道 臧畏孟 氏故從 甲士視 作者鑄 國名 爲自爲 請盟謂 際其罪 惡盟以 爲戒

晉人殺欒盈。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襲莒

前月見鄭人伐衞傳輕行而掩之曰襲只解襲字不必斷罪。

附左 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杞文公益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

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仕晉食邑于范復爲范氏

○○豹如晉

借澶淵傳穆叔之賢以其有論不朽語也

附左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浚取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左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族類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

左傳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

○○楚蔡陳許伐鄭 棘澤

指月 錄蕭魚傳推誠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悼公之餘澤也 本大全李註

夷儀公作陳儀幾同 骼音格 躒音歷 部音阜 婁路口反又音 樓揄小 國異大 國廣去 声兵車 乘車安 車也轉 衣裝射 大猥二 子故近 敵不告 而馳叉

不待二子而出 鄏音夾 王城也 於昔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大子故為王城之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見南季聘傳 左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胡傳 是年秋有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指月 就辟時救災說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齊莊公光弒冬吳子諸樊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

使偃為己取也出自丁謂齊丁公之後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

干掫音扞鄉行夜也此賈舉非侍人賈舉

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叔孫還齊群公子納宣伯女于靈公大宮太公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宗器祭祀之器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

【胡傳】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旣聞崔杼之弒
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
崔杼以戮之誅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
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
情也故春秋治之
如下文所貶云
【指月】以伯主而至于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旣聞崔杼之弒
便是絕好一個機會脩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
區之賂與之同情深爲可恨全重脩職上與之
同情正挑剔下同字意須發透收如下文所貶
合會平丘皆有如下文所貶句上縱惡下脅貳　合楯
舉責棄義進從義晉本爲朝歌與本懷謀楚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
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
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
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
空致地
乃還

賊　隧徑也　免音問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承飲奉觴也子美卽子產但數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節兵符也

○舍之入陳
【指月】舊忽奔傳與夏伐陳同馳詞事
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
○舍之入陳　夏伐陳　御門數俘處弱有禮　馳詞當晉處强有禮　俱歸美子產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齊成故也
【胡傳】崔杼旣殺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
齊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夷儀

【胡傳】鄭伯突入于櫟衞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
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亦不知其
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衞侯蔑其
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

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
故止書其辭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
聖人俟其改過遷
善。不輕絕人之意。

臨川吳氏曰。內營外與國人君諸侯助不同。國人君諸侯助是
硬把氣力來使。自撫曰營。便是賢臣夾輔。當困衡時。有賢
臣相助。正是遷善改過大機括。此義猶未絕。全重有遷改
之機上。不但罪不比寔已也。玩及甯喜云云。然後書名。可
見不遽不改。聖
人俟絕之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
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夏公作蠆　閼音遏　胡公閼父子　莊宣皆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
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
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
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
受之。冬。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
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程鄭卒。子產始
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

厲公子　億度逞盡也　衰音崔降也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

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
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夏伐陳

旨定云子忽奔傳重不稽援上見得自亦馳詞執禮只作事
寔獻捷是獻入陳之捷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未得成故
復伐
之。

之然明
名蔑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附左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
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
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遏公穀
作謁

甲寅 靈王
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齊景公杵臼元年吳子餘祭元年是
年春衛殤公剽弒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
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
右宰穀曰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
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旨月旦被大夫專祿以叛君不臣甚矣

伯國孫
襄字襄
嘉俱文
子子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于心，衡於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强于為善之意也。

[旨]月失信無刑，總在從喜上見衎之不能改過。蓄衎向日之過，正在蔑衆卿，今纔歸國，又殺執政，依舊放出蔑衆卿的手段來。十二年淹恤在外，毫無善狀，故曰自棄，要發欲人自强為善意。

合聯十六年公如晉，上困之久，下困之甚，皆自棄。　合歸益造孽，不悛去惡不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獻子來聘，召公也。

殖綽齊人，今在衛。

[附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產曰：弗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旨]定罪林父叛君，而晉人黨之。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

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寛政以安諸侯將仲子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平公共姬子惡美謂貌嫉狠謂心惡牆寺人姓伊戾其名也

晉人執衛甯喜

【附左】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聲子子朝子

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
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
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
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
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
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
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

窕音挑 鈞同其声也 次舍也 賁音文 易行謂簡易兵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
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
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備令楚貪已不復郤二穆之兵夷傷也熸音尖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
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
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
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楚蔡陳伐鄭。汜上　比二十七四年公許男

〔捐〕〔用〕楚兵三至鄭而無功亦至蕭魚傳

葬許靈公

春秋指掌卷之二十三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建平　呂　泰天倪參閱

襄公下

〔巳卯〕〔週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

奐公作瑗後同

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指且書法不如守信之明事是不如蔡防之的并用盟宋會號二傳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請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子晳楚公子黑肱也荀盈字伯夙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胡傳】衛侯之人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旨定以鱄之去合乎春秋提明例歸罪衛侯上鱄重信誰令其失信負禱此意敝則于鱄罪衍不作兩項矣

、鱄奔　合乎春秋
扭于木門終身不仕　去國全信
札聘　過乎中庸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辭國生亂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而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

子之患也夫以信名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
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
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

狎更也　小國主　辦具

二子石　印段公孫段　笫側皆反　賁賁也

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
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叔向曰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
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胡傳】此一地也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
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
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
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

恒名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指月弭兵是盟的緣故其禍專在交見蓋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諸侯未屬守下。今既交見業與彼共之彼何施而不可曰宋之盟始此句極重概貶諸侯大夫不專趙武

附左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 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是年冬楚康王昭卒

嬖音必

周十一月夏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

春無冰 左傳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借徐越伐吳借賁奬能朱方事左載于此

左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

故知再失閏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虛危為玄武宿故曰蛇乘龍

舍慶封子內實寶物妻妾也子之慶

獨爲碑之賦諱隱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示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
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
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又伐內宮弗克遂來奔獻車于季武
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向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
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
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
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
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

舍字慶 與盧蒲 皆姜姓

句餘吳 子夷昧 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見盟宋傳南向而朝共須□晉以概列國 〔全〕陳氏書公朝王所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伯業之衰）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
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必（廷音狂）
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之阿
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名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
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
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
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楚郟敖麇元年是年夏衛獻公衎卒 吳子餘祭弒）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于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覩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墻之意。而不以須臾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指] 月全在書法上作夾歲首朝正臨臣告廟之時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免其危困也。要發遠不忽二字。合公在乾侯俱存君。

新蒲列 黍穢

[附左]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附左]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六 附四十日鍾

儀公作 齊莒人 于公穀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肄餘也

【明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作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亦謂知本乎本乎王唯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城杞

【指月】輕棄諸姬即在不恤宗周內蓋諸姬乃晉之父族而周則父族之最尊者尊獎王室乃糾合諸姬首事也不可以王室諸姬分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句句相明並見輕棄諸姬處晉主夏盟令行中國所以一名而諸侯畢至者正惟文襄悼公尊獎之餘業在耳若事關尊貴也直得勞動諸國一番今合十一國大夫只為母家並丟把諸姬輕棄了○京少自據指月所云是輕用諸姬不是輕棄了棄字有秦越相視照之膜外意細味左傳子太叔云云明說晉當日把一片精神不用之宗周而用之夏肄則其棄諸姬于蔑射又可知矣胡傳全用子太叔語責晉棄字斷指精神意思言非薄為一番勞動也王室諸姬雖不可過分亦須挑剔明白勿混大約晉也舉徙知有母族而不知有父族故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本

合潛淵宋災故不知本不知務　合高張唁平棄文襄悼公之業是棄太公桓公之業揚水式微

【附左】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其末自甲子甲戌至今癸未凡二十日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虞由用也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復陶主衣服之官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 見作三軍傳 辭民不屬公

左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附 國語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杞子來盟 杞子卒傳用夷禮故曰子

左傳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
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
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
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
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渢渢中平之声　險當作儉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箾音

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
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
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
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
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
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
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

蕭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文王樂韶濩湯樂大夏禹樂

吳地貴紵鄭地貴縞故各獻其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辨猶爭也

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

【胡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救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致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焉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惡衞輒季子辭位猶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春秋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此而同之適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闔其屬者貪大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于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概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于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于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

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閒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進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繫之于楚椒秦術之流無與稱焉是知仲尼不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讀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于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于季札則何獨罪之深也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于此非聖人莫能備之豈不信夫

○札聘

霜月傳首數句是胥擾吳子一段敘季子辭國生亂之實或謂子貢一段重看是與父兄公心除他宙受或曰世衰道微一段尤重此是正意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王中庸之道惟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也或曰吳子使札一段辨常詞之爲貶世之君子至末文以賢子臧之法比論以明望深責備之意須知壽夢將立札時諸樊兄弟不爲泰伯之逃則札自無受國之理及光弒僚而致國則又有與閒之嫌其去之延陵云云亦是兩番皆季子賢處其不受以致亂處全在夷昧既卒一辭上故傳獨斷此時以爲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又曰主僚無季歷之賢云云父兄之心立是謂札可以與治于吳聖人把節季歷武王望他亦不是小可觀傳曰使爭弒禍與覆師喪國爭弒禍興是指弒僚事使札受了國固無此事矣覆師喪國是光立以後事使札受了國亦無此事矣如但指弒僚爲亂則札受國僅可以免光僚之爭亦未見他賢處聖人何爲而過望之哉數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之只如常人便是貶非去其公子以立貶文也畢竟讓國事亦好但在札身上還該斡上一等事耳作文須有抑揚方見得責望不可並頭貶倒○同人曰此傳反覆數百言斷詞不過一句耳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只此句是斷詞前後辨詰俱寫狀其過不得中處姚現聞先生云作文須將季札地位看實說高使懸到極處只是以大聖人期望他不可竟貶倒了數語最妙又云不肯體認父兄之情非拘攣之極乎此却可商議說拘攣便是不及非賢智之過

春秋指掌卷二十三　廿一

矣蓋季子處世衰道微暴行交作故欲以辭位守節矯之
世之篡弒奪攘而風俗變化之雖處極可受與極不可不
受之時而囂然不顧也此正賢智之過處惜其失時措之
宜要發透須知時中地位甚難傳未與天地同德雖指聖
人脩經亦見季子生平學問將
欠此一層也與斷詞正相應

札聘　黃父無異稱　失時措之宜　望以忠
無美詞　脩職分之常　待以正
合僑脩俱責備賢者春秋逹節而不守春秋以天自處
合曼姑圍戚二邊俱用夷齊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左）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衛襄公惡元年　吳夷眛元年　見年夏蔡景公固弒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左）通嗣君也大全余氏穀朝也齊以君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
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楚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左）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罷公作頗後同

伯姬上公穀無宋字

公作年夫

共姬上公穀無宋字

【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朝者伯有家臣　既而朝伯有朝鄭君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會亦衆矣，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邪？譏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世子弒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政之本，至于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偪人，則與之同群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駢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討，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

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
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于仁義也久矣是
以至此極孔子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乎
旨定逼是論大夫之不智以其舍大而謀小也後不仁帶
說猶云葯察此而不謀是無人心的了決是夲之察乎或
日以下推本所以不智之故當重看是以至此極有有可
恨可歎意德仲日玩則與則合口氣不是責他不宜謀宋
災直是責他不能討蔡亂卽
此形像以深惡其不知類也
合會本縱惡崇惡俱有諸侯之良云云

付左 鄭子皮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産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産
誨之吾有田疇子産殖
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

褚畜也奢後者畏法故畜之伍謂五家

己未 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楚靈 公殺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
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
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
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
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
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衽裳下也

相傑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庳音婢　塓…也　圬人塗者　圬音烏　塓音莫　[illegible]　巾車主車之官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逆行也　[illegible]　贏受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比音毘

附左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

美秀貌美才秀

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于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道音導通也藥之以爲已藥石

厭音壓

貫慣同

日本政府圖書
文化己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